

金融奇案小说

陈
一
夫
著

金融街

JINRONGJIE

春风文艺出版社

金融奇案小说

陈
一
夫
著

金融街

JINRONGJIE

春风文艺出版社

©陈一夫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融街/陈一夫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1

(金融奇案小说)

ISBN 7-5313-2648-5

I. 金…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656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字数: 36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 15 插页: 2

印数: 1—20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唐惠凡 责任校对: 白光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4.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1 / 引子
- 4 / 一 文学老青年
- 11 / 二 “硕士肄业”生
- 17 / 三 糊涂的婚姻
- 22 / 四 节外再生枝
- 27 / 五 总行要出行
- 32 / 六 高个的女人
- 35 / 七 读诗也公关
- 38 / 八 博士为诗强说愁
- 46 / 九 贷款本是嫁衣裳
- 49 / 十 招聘为存款
- 55 / 十一 调查为包装
- 61 / 十二 股市不败有秘诀
- 65 / 十三 协骗为哪般

- 70 / 十四 一枚珍贵古币
- 74 / 十五 总行有个孔行助
- 77 / 十六 失窃的钱包
- 81 / 十七 卑鄙者的小算盘
- 83 / 十八 封官再许愿
- 89 / 十九 再露屎屁股
- 93 / 二十 古典式家具
- 101 / 二十一 嫁祸于人
- 108 / 二十二 制造泡沫
- 111 / 二十三 公关葬礼
- 120 / 二十四 周末约会
- 128 / 二十五 超越雷池
- 137 / 二十六 网妓之恋
- 147 / 二十七 扫楼的苦恼
- 158 / 二十八 同命不相怜
- 164 / 二十九 满行春色
- 171 / 三十 夜色阑珊
- 176 / 三十一 杀人灭口
- 187 / 三十二 报行无门
- 193 / 三十三 春风乍吹



- 199 / 三十四 小试牛刀
- 207 / 三十五 击鼓传花
- 212 / 三十六 敲他银行没商量
- 223 / 三十七 透风的墙
- 233 / 三十八 夺权攻势
- 240 / 三十九 捉奸要捉双
- 247 / 四十 暗礁出水
- 254 / 四十一 难得糊涂
- 257 / 四十二 非法同居者
- 269 / 四十三 船舱理论
- 272 / 四十四 制造罪犯
- 277 / 四十五 天意人谋
- 283 / 四十六 致命打击
- 288 / 四十七 尔虞我诈
- 299 / 四十八 怒潮的反击
- 308 / 四十九 危险调查
- 314 / 五十 孤胆“英雄”
- 321 / 五十一 桃色事件
- 334 / 五十二 艰难的抉择
- 341 / 五十三 毛片危机

348 / 五十四 01 号来了新主人

358 / 五十五 英雄本色

366 / 五十六 蛋黄理论

375 / 五十七 家贼难防

383 / 五十八 一哭唤英雄

388 / 五十九 制造车祸

400 / 六十 怒闯市委大楼

406 / 六十一 怒潮大曝光

411 / 六十二 “英雄”落伍

416 / 六十三 罪有应得

425 / 六十四 改革维艰

429 / 六十五 最后的“拉存款”

438 / 六十六 正义之声

451 / 六十七 穷途末路

460 / 六十八 狗急会跳墙

469 / 尾声

引 子

常太平连续三天在他的 E-mail 里接到了死亡威胁信。

第一封信写道：“死是很好玩的事情，一个生命本来好好的，但在刀子刺入心脏之后，立刻就会变为一块肉，僵硬而毫无知觉。不过，有一点你倒不用担心，你的肉不会腐烂，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冰柜，不用对你进行切割，就可以把你的尸体整个放进去冻好。记住：不许你胡说八道，否则，这就是真的。”

第二封信是恐吓：“鉴于你给我们制造了大麻烦，我们可以给你提供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死的方式如下：第一种，用绳子把你勒死，这样比较体面，大家都会以为你是对迫害你的国商银行总行不满，寻了短见，国商银行还有可能为此而赔偿你一些经济损失，只是这种死法比较痛苦，你的舌头要伸出来。第二种，直接用锤子敲碎你的天灵盖，这样比较简单，但是，容易弄脏我们的衣服和你的狗窝，因为，你的脑浆可能很多，白花花的，很恶心。第三种最合适，在你的浴缸里放满了水，直接把你的头按在水里，你的力气无法挣脱我们的手，你只需挣扎两分钟，就被呛死了。”

今天早上收到的第三封信最简单：“如果你敢胡说八道，我们就来了。听着，门外的脚步声，就是我们的，我们有你的房门

钥匙。”

常太平是因被国商银行总行末位淘汰而导致无业的人员。

现在，虽然面对着三封恐吓信，但他还是异常兴奋。因为，自打被总行末位淘汰以来，虽然没有找到工作，他还是干了一件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事。他发挥他那经济学硕士的水平，躲在宿舍里深居简出了一年，从互联网上下载了许多材料，再经过自己秘密走访和调查，居然东拼西凑地撰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上市公司黑幕揭秘》，把在媒体上已经曝光和还没有曝光的数十家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问题抖搂个底朝天。

为配合 M 出版社对此书的出版、销售，一个月前，他重操旧技，写了一篇题为《金融大厦的背后》的经济分析报告。他在报告中，把书中分析最翔实的一个公司——怒潮集团的贷款问题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又加进更翔实的资料，进行了系统分析。结论惊人：目前，怒潮集团公司的净资产早已赔光，该公司已经是一个空壳！但是，该公司目前却有银行贷款余额二十六亿元，而且，十余家银行依然把怒潮集团公司作为优质企业，继续对其发放贷款，大量资金不但不收回，而且依然继续投入。可见，金融大厦的背后，存在着银行体制缺陷和银行管理上的漏洞，存在着金融腐败行为！

他的文章还只是在网络聊天室上谈论一番，便突然收到恐吓信，而且，这篇文章还有可能给他招来杀身之祸，带来灭顶之灾！

此时，金融街的高楼大厦虽然漂亮，但是，由于街上人少灯稀，再加上京都市初春那还有几分寒冷的气温，依然让常太平产生了恐惧。他不自觉地回头后望，却真的发现身后有三个尾随而来的人影。

那三个黑影，在五十米以外，与自己同向走着，两边的高，

中间的矮。

他加快了脚步，急走了几分钟。回头再看，身后的三个黑影依然没有消失！

常太平以更快的速度疾走，终于，他走出了金融街，上了灯火通明的大马路。再回头看时，那三个人却还在后面!!!

借着明亮的街灯，可以把那三个人看得很清楚：两边高个儿的，是男的，都穿着长大衣，深色；中间矮个儿的，是女的，也穿着大衣，只是她的大衣是异常鲜艳的大红色。

这大红色，使常太平惊恐的心顿然放松了。他再也不想回头张望、观察是否有人跟踪、尾随了。因为，这大红色为春夜平添了许多暖意，也仿佛使世界充满了和平。

当常太平轻松地哼着小曲，进了金融街公寓，走上了楼梯，打开自己的宿舍门，还没有来得及关门，门却突然被两个身穿大衣的男人倚住了！

没等他开口，那两个男人便强行闯进来，围住了早已惊惶失措、目瞪口呆的常太平。穿大红色羊绒大衣的女人也随后走进门来。

一 文学老青年

常太平工作过的国商银行总行所属营业部位于金融街很醒目的位置上，是一座二十二层巧克力色的摩天大楼。在位于第十九层的信贷业务部的01号办公室里，老板台后面的皮椅上坐着郝总。

他叫郝逍遥，五十开外的年纪，是一个瘦小枯干的人，一米五几的个头儿，窄而薄的肩膀儿，长而小的脸，一对圆而亮的小眼睛，纤细的手指上筋骨明显，没有一点肉，头发很密、很黑，大概是染过，没有一丝白发，头型则是三七开的分头。当他正在仔细浏览互联网的时候，有人敲门了。

不等他喊请进，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已经快步走了进来：“郝总，中央银行说远东投资公司给怒潮家具公司担保的信息不实，他们怀疑天竺支行可能涉及金融诈骗！”

来人叫董大为，是信贷业务部新上任的副总经理。他大约三十六七的年纪，个子不高，算不上魁梧，挺有轮廓的长方脸，皮肤较黑，眼睛不大，鼻子挺括，最扎眼的是他的头发，黑黑的，带着自然髻，留着寸头。



董大为虽然着急，但依然把话说得很是恭敬。

对董大为的到来以及他所说的话，郝逍遥似乎没有在意，他依然专注于计算机的显示器上，并且用一根细指头，很麻利地按了一下计算机的打印键，老板台上的彩色打印机便开始“咻啦、咻啦”地工作起来。而后郝逍遥用细瘦的老手，很麻利地把打印好的一页纸递给董大为：“来，先批判一下我写的小诗！”

而后，他从抽屉里熟练地抽出一盒雀巢咖啡来，又熟练地从盒里再抽出两个小袋，走到门口的纯净水饮水机旁，开始沏咖啡。他一边放水，一边摇晃着杯子，以使咖啡均匀冲开。

董大为只好忍耐着，毕恭毕敬地坐在郝总老板台前的椅子上，拜读郝总的大作：

观海潮——看大雨将至时的弄潮儿

海咆哮，
云重浪滔天。
海鸥狂飞惊展翅，
鱼龟张皇石底钻，
人同海作难。

其实，董大为对诗歌、音乐等艺术门类一窍不通，也毫无兴趣。他打小看到的是华北一成不变的黄土地，感受到的是父母为了养家糊口而日夜操劳的艰辛，和自己为了出人头地、脱离农门而艰苦卓绝的努力，他还从来没有体会过和领会出的便是生活之中的所谓诗情画意，尤其是现在，他满脑子里都是“金融诈骗”！

“好，好，很有气魄！”董大为顺口恭维着郝总，又准备言归正传，“中央银行要我们……”

“中央银行，总是中央银行！哪来的那么多金融诈骗嘛，”郝逍遥打断董大为的话，把一杯咖啡放到董大为跟前，一边意犹未尽地收起诗稿。“‘海鸥狂飞惊展翅，鱼龟张皇石底钻，人同海作难。’在我们这个位子上，就是要学弄潮儿，迎着困难上，不要学海鸥和鱼龟，见到风浪就藏起来。”

“对，对，您说的有道理。”董大为一边喝咖啡，一边附和着。

郝逍遥让老板椅旋转了九十度，又侧身到计算机旁，按了一下打印键，彩色打印机便又开始“咻啦、咻啦”地工作起来。郝逍遥回转身，对着董大为颇有几分得意地说：“这诗真的好吗？不过，发表在《榕树下》啦！”

“《榕树下》？这个杂志，我倒没有看过。”董大为一脸的茫然。

“你呀，真是太‘白专’了！看你这样儿，除了金融业务，对其他的，肯定是不闻不问了，”郝逍遥像老师对入门的弟子一般。“《榕树下》是中国最著名的网络文学杂志。什么痞子蔡呀，什么安妮宝贝呀，都是这些网络杂志吹起来，再捧红的。”

郝逍遥品一口咖啡，作平淡状：“这可不是自己贴上去的！需要投稿，中稿率也不高。”

董大为也学着郝总的样子，品了一口咖啡，但是，脸上却没有郝总的悠然，反而却面露苦相，他实在不知道这咖啡苦拉吧唧有什么好喝的。郝逍遥见状，忙说道：“你不喜欢喝？我这里有茶，碧螺春、龙井、菊花，喜欢喝哪种？”

“我喝茶也是瞎喝。”董大为答道，其实他这倒真不是谦虚。

“你总有一种喜欢喝的吧？”郝逍遥继续追问。

“花茶。”董大为应付着。

“看来，你喝茶，也真正是瞎喝！花茶都是茶树的大叶，而



不是茶心；花茶隔年的叶子多，而清明时节采摘的叶子少。没有味道，没有味道的！”郝逍遥一边讲授着茶道，一边从柜子里拿出两盒茶来，推到董大为身边，“西湖龙井！都是朋友送的，我不喜欢喝，马上就要隔年了，你拿去消灭吧。”

董大为见了包装精美的名茶，急忙推辞。而郝逍遥见状，正色道：“我们是换，谁白送给你？你堂堂一个副总，等以后有人给你送咖啡了，就一并统统抱到我房间里来！”

董大为听郝总这么一说，只得收了茶，便再次准备言归正传：“关于金融诈骗，中央银行……”

郝逍遥再一次打断了董大为的话，把刚打印出来的一张纸递给董大为：“看看这个，还有一首待发表呢！”

见郝总没有进入工作谈话的意思，董大为只好硬着头皮，拜读他的第二首诗：

雨中无题

天阴阴，
淡淡白雾飘散；
竹叶上，
雨珠闪闪。
雨珠水中跳，
小溪潺潺弯弯；
独木桥，
架在上边。
清早出门，
走在桥儿上面；
少女挡去路——

在桥那端。
美丽女孩，
是你大胆上前；
还是我，
勇敢向对岸。

“好，真没想到，您工作这么忙，还有这么好的才情！”董大为这次倒真心地佩服起郝总来了，他倒不是感悟了郝总的什么文学才华，而是惊诧诗中那份少年一般的天真。

郝逍遥用小圆眼睛审视着董大为：“写得怎么样？”

“写得好。”董大为毫无新意地恭维道。

“怎么个好法？”郝逍遥穷追不舍。

“怎么个好法？”董大为像应付面试的员工一般，自己硬逼迫自己找词赞美，“意境美极了！”之后，他就再也找不到词了，只得乖乖地告饶：“再专业的评价嘛，我的的确确没有这个本事了。”

董大为的话语里颇有几分自卑的感慨。

“听说，你没有结婚，还没有女朋友？”郝逍遥见自己新来的属下言语谦卑，心里顿时舒服起来。“营业部有的是大姑娘，有几个挺漂亮，比如，我们的骆雪。你堂堂一个副总，每月高薪拿着，这回恐怕不用你主动，大姑娘们也不会让你闲着了！”

“我……这方面……不行，总……”董大为支吾着，脸上竟然有了一丝红晕。

此时，郝逍遥已经把一杯咖啡喝完，顺手把纸杯扔进垃圾桶里，突然打断了董大为的支吾，把话题转到工作上来，高声说道：“金融诈骗？什么金融诈骗！我看是中央银行来找我们的麻烦！这很正常。”



“具体情况，我再和您汇报一下。”董大为见郝总开始谈工作了，急忙坐正身子。

“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中央银行的梁处长已经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在我外出开会的工夫，已经有人来过，”郝逍遥的声音颇大却平静，“来的是谁？”

董大为窘住了：“我倒没有来得及问……”

见手下如此粗心，郝逍遥的脸上露出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笑意。他故作宽厚地安抚道：“没有关系。不过，你一个堂堂的副总，以后可要处处留心哦。”

董大为脸上出汗了，他面露难色：“我感觉这件事情很棘手。”

“棘手吗？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别听他们瞎白话！什么诈骗？我看只是信贷人员马虎，惹着企业罢了！”郝逍遥瞥一眼董大为。“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你带队到告状的远东投资公司去，就信贷台账误录的事情，做一个赔礼道歉。”郝逍遥点燃了一支烟，又把烟盒递给董大为，见董大为一个劲儿地摆手，才想起这个新来的下属不会吸烟，便摇摇头，又把烟盒放回自己的手边。

“没有诈骗？那最好。”董大为虔诚地讨教，“我为难的是，如果是录入错误，是我们部里和支行人的责任，怎么处理？”

郝逍遥吐一口烟圈儿：“天竺支行的综合员，还有我们这里分管台账的骆雪，每个人写一份检查。”

“写检查？这不会影响她们的前途吗？”

“你知，我知，她们知，一交中央银行就完了。怎么会影响她们的前途呢？你总不至于亲自跑到人力资源部，给她们往档案里放检查材料吧？”郝逍遥玩笑道。

“这样……行吗？”董大为狐疑着。

“有什么不行？不就是我们俩的事吗？”郝逍遥又吐出一个烟

圈儿。“实话跟你说，我还为总行的孔行助背过警告处分呢！”

“您，警告处分？为孔行助背，为什么？”董大为惊愕起来。

“具体原因我就不说了。总之，干我们这一行的，领导的事，要背着；群众的事，也要背着。以后，你就全明白了。”郝逍遥深吸一口烟，身子倒进老板椅里。“‘海咆哮，云重浪滔天’的时候，还要有‘清早出门，走在桥儿上面；少女挡去路——在桥那端’的好心情呀！”

见郝总一副轻松的样子，董大为内心多少有了一些释然，但是，他的心却依然没有放下：据中央银行的同志说，企业是因为天竺支行拒绝调整台账才到中央银行告状的，如果不涉及金融诈骗，如果写一份检查就可以过关，那么天竺支行为什么不主动调整台账而偏要有意把事情搞大呢？而且，这远东投资公司的原管户信贷员就是天竺支行现任副行长韩小飞，这么一个八面玲珑的人，怎么会主动引火烧身呢？

第二天一早，董大为便带着骆雪，心怀着疑惑和忐忑，直接杀奔出事的天竺支行，进行调查来了。